

烈火英雄许泽林 尘封往事今重现

本报记者 杨静然

少年坎坷 参军后给陆定一当警卫员

张纪岩说，1933年，许泽林出生在献县古里庄一个雇农家庭，父亲给地主当长工，一家八口衣食拮据。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把两个女儿卖给了别人。许泽林的哥哥也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他8岁那年，母亲在贫病交迫中死去；12岁时，父亲因受冻挨饿，积劳成疾，也不幸离开了人世。无依无靠的许泽林生活无着，只得去给地主养猪。

1947年，年仅14岁的许泽林参加革命，成为献县八区区政府的一名通讯员。后来，他随区长到南京。第二年，区长奉命南下，考虑到许泽林只有15岁，随军南下困难很多，就征求他的意见：是跟着部队，还是回家？许泽林心想：离家时，家里的二姐和小弟相依为命，后来二姐死了，弟弟还年幼，身体又有病，不能没有人照顾。最终，他决定回家。可回家后不久，可怜的弟弟也病死了。从此，一家人就剩下了许泽林一个人。

1950年，17岁的许泽林报名参军，又回到了部队，被分配在河北省军区保卫部，给部长刘泽当警卫员。1952年6月，刘泽调任河北省公安总队政委，许泽林也跟随前往。他勤奋老实，积极肯干，首长很满意。为了培养他，组织上送他去学习文化。1954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总队选派许泽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给部长陆定一当警卫员。

在陆定一身边工作的日子里，部里的同志们那夜以继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如春风化雨，深深感染着许泽林。1955年10月，许泽林奉命到上海公安学院学习。1959年结业后，到上海市虹口区消防队工作。

“许泽林干一行，爱一行，在消防队爱岗敬业。为了更好地保护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平时一有时间，就练习掂、跑、攀的硬功夫。”张纪岩说，掂扯梯是消防队员的基本功，这项技术许泽林虽能熟练操作，但他仍穿着10多公斤重的消防服，背上30多公斤重的扯梯来回奔跑、操练。别人练习一遍两遍就收操了，他跑了三遍五遍也不肯休息。有时肩膀磨破了，垫上块布，一声不吭，继续操练。

有一次，市里举办消防队员作业比赛，许泽林在掂扯梯百米赛跑中名列前茅，取得佳绩。爱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以后不要再这么剧烈运动了，许泽林则说：“做消防工作，要有好体质，就必须锻炼。要不，咋爬高灭火、背物救人？”

南皮张永恩两次捐赠家藏文物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冯学忠

不久前，南皮县一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校友，他此行的目的并非参观，而是捐赠文物。

捐赠者名叫张永恩，67岁，是南皮县东街门诊的大夫。他代表家人，将母亲生前珍藏多年的一把手绘折扇和一册老教材捐赠给了南皮县第一中学。

张永恩捐赠的两件藏品，分别是清末民初南皮县知名教育人士赵汝霖赠给高绍庭的一把手绘折扇，以及清朝末年的一册国文教材。

这把折扇，正面为山水画，有“仿孟頫翁笔于南皮官产局”的字样，背面是韩愈的诗作《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落款是赵汝霖的盖印。从扇面赠语来看，是赵汝霖赠给朋友高绍庭的，时间是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夏至。

经过查询，张永恩得知，赵汝霖字杏村，南皮赵庄人，是清末的秀才。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



每年清明节，上海虹口消防队都会迎来一位特殊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周晓山。

1964年，上海光华印绸厂突发大火，年仅10岁的周晓山差点被火苗吞噬生命。幸运的是，他被一位消防员所救，这位叫许泽林的消防员却牺牲在了大火中。从此以后，周晓山便每年清明节都来祭奠这位救命恩人。

而一千公里以外的沧州献县，也有一个人，同样牵挂着烈士许泽林。他就是张纪岩。

今年50岁的张纪岩，是献县郭庄镇尹屯中心小学的老师，也是一位文史爱好者。近几年，他开始关注献县的红色文化，并搜集整理相关史料。一次偶然的机会，张纪岩在网上看到了烈士许泽林的故事，故事里介绍他是献县人，而翻阅当地史料，对于这位烈火英雄的记载却语焉不详。几经周折，张纪岩终于搜寻到了许泽林的相关资料，并确定他的家乡就是献县郭庄镇古里庄村。

冲进大火 用生命挽救国家财产

1964年1月2日下午4时，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火警电话总机上的红灯亮了，话筒里传来急促的报警声音：“虹口区全家庵路五十一号光华印绸厂起火……”

15秒钟后，虹口消防队的消防车迅速出动，16辆泵浦车、6辆专勤车、200多名消防队员，在一路警铃声中，奔向全家庵路（今临平北路）浓烟升腾处。消防

队到达印绸厂时，只见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厂房的三楼和四楼已经是一片火海。

张纪岩说，许泽林当时是虹口消防队的代理班长，他和几位消防战士来到了火势最猛烈的三楼北部。

“有资料称，当时许泽林本来正在休假，但听到火警铃响，他毅然赶往了火场。眼看大火吞

噬着国家财产，许泽林焦急万分，和几位战友迅速冲上了火势最猛的三楼，接过了水枪。”他说。

灼热的高温下，许泽林一边灭火，一边前进。头顶上的四楼也在燃烧，砖瓦和烧焦的木头不断掉落在他身边。在楼梯口指挥战斗的消防队长大声地提醒他们：“注意倒塌墙壁！”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一堵墙倒塌了，一根粗大的木梁沉重地坠落下来，砸在了许泽林的头部。他一下子倒在了地

上，双手还紧紧地握着水枪，强大的水流依旧在向着烈火喷射……

许泽林负伤后，立刻被送到医院，但终因脑部受伤过重，抢救无效而壮烈牺牲，年仅31岁。1964年1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批准许泽林同志为革命烈士。同时，他被上海市公安局授予“特等功臣”和“五好民警”的称号。

这位出生献县的烈火英雄，感动了万千上海市民，他的事迹也传遍了全国。

话，并进行了朗诵和公演。

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张纪岩还发现了一位和他一样关注着许泽林烈士的人——1964年被许泽林从火场中救出的周晓山。

1964年光华印绸厂大火，年仅10岁的周晓山在逃跑的人群中跌倒了。是许泽林，冲过去一把抱起了他。周晓山说：“把我救出来后，他又跑回火场去了。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是他保护了我的生命！”从此以后，每年清明节，周晓山都要祭奠许泽林烈士。

看着感人肺腑的许泽林烈士的事迹，张纪岩几度哽咽，同是献县老乡的他，想要找到这位烈士的家，去他的家乡看一看。

张纪岩将烈士的资料发给了同姓许的友人，在友人的帮助

下，确定了许泽林烈士的家乡就是献县郭庄镇古里庄村。走访后，村中的老人告诉他，村里已经没有许泽林的亲属了，许泽林的后代都在上海，许家的老房也已经荒废。

村里人还告诉张纪岩，当年许泽林牺牲后，曾几位上海来的工作人员到村里，寻问打听许泽林家里的情况，拍了几张照片后就离开了。

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一角，陈列着许泽林烈士的照片和事迹。张纪岩打算去看一看。他说：“许泽林烈士的故事应该被家乡的人熟知，更应该铭记。”

红色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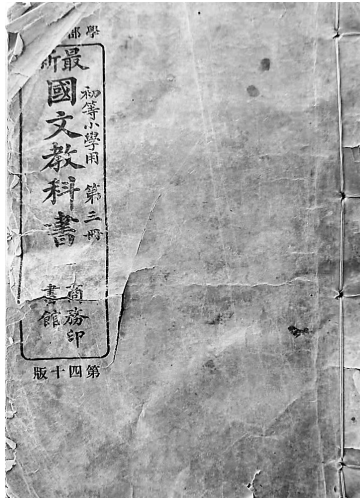


堂。如今的南皮县第一中学，前身就是当年的慈恩学堂。

考虑许久后，张永恩决定把这两件藏品捐赠给南皮县一中校史馆。他觉得，这是对文物最好的传承。

捐赠仪式上，校长徐国发为张永恩颁发了捐赠证书，对他保护文物、慷慨捐赠的义举表示衷心感谢。这些文物历经战火、饥馑、动乱，近百年，传至张永恩的手中，实属不易。

其实，这已经不是张永恩第一次捐赠家藏文物了。他的父亲张志仁创办了“志仁诊所”，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战士治病疗伤、购买急需药品，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2019年，张永恩将父亲购买



使用过的医疗仪器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包括一台罕见的磁疗机、几把手术刀等，共计24件。

“在20世纪初的南皮县城，这些东西十分罕见。磁疗机是用来治疗精神疾病的，但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代替麻醉剂，减轻病人的痛苦。父亲曾说过，是在天津高价买来的。”张永恩说，虽然现在已经不能用了，但它们都有珍贵的历史研究价值。

大运河旁 御龙澡堂

孙志强

悠悠运河水，从南往北流，来到济南府德县最北部的一个集镇——桑园。岸边，有一家老洗澡堂子，拥有200多年的历史，远近闻名。它位于当铺街，现在的长江西路尽头，往北30米的地方。2021年，这里被改造成西街文化广场。

澡堂子的历史，要从明朝说起。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在德州以北的运河两岸各建了10个军屯，在此驻军屯田并落了户，兵源大都来自江西省及附近。

建屯28年后，明永乐2年（公元1404年），来自江西省赣州府兴国县的孙姓将军，时任副千户职务（从五品官），把亲属接来。他深知有个条件较优越的20个屯中心——良店，即现在的桑园镇码头，人员穿梭，市景热闹，多有船舶停靠，上岸吃饭、购物、歇息。于是就在此安家落户，并在川店街西头的运河岸边，买了一块地，寻找生存的出路。他开办了当铺等买卖，生意兴隆，发了一笔财。但后来，渐渐衰败，孙家各家不得不分家过，各自寻找新的生活门路。其中的一支，了解到全镇及附近竟无一家洗澡堂，秋后到夏初百姓洗浴难时，于是就决定建一个。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家人借运河水养活了一家。

孙家人筹备砖瓦灰沙、石料木料等建筑材料，请能工巧匠精心设计，盖起了8间青砖灰瓦、通体宽绰的大北房。内有一大一小两个用青砖白灰砂子垒制的洗澡池，两个震水池，一口在交河特制的直径1.3米的平底大铁锅，架在烧火洞里。

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一个像样的澡堂子建成了，起名“运河澡堂”。门外墙上写了一个“堂”字，门西侧有“温热三池，款式雅座”字样。傍晚，门外就挂上一盏白灯，灯中心写一红色“堂”字，营业至半夜休息时再收灯。

澡堂子用煤火把水烧热后，打开边缘开关，放进低处的水池。这里用的全是运河水，雇了两名长工，上午和下午都要挑40担运河水来，倒在墙外能流入室内的一個蓄水池，因运河水浑浊，需加白矾沉淀。

据说，用运河水洗澡好，清爽，比井水强百倍。过往的船员、当地的乡民都成了这里的常客，方圆几十里的人也都喜欢来这里洗澡。价格也便宜，1个铜子1次。随着时代的推移，从5分、1角、2角、3角，涨到最后5角1次。

“运河水热洗一路风尘，乡人情深暖万里归心”，是澡堂门口的对联。

逢五排十便是桑园大集，妇女洗，其他日子男人洗。到了秋后，尤其是年前，那真是高朋满池。正所谓，石池春暖人宜浴，水阁冬温客更多。小池子水热，供喜欢洗澡的老年人使用，大池子水温，给中青年用，无淋浴。堂内有个规矩：身有贵恙休来洗，年高酒醉莫入池。

外屋设有休息室、茶座，有人会定时送来点心和烧饼。还有搓背的、修脚匠，热情为大家服务。

开澡堂是件很辛苦的事，半夜就得起床，点火烧水暖屋子。好多人都愿意洗新水澡，叫“抢先”，早早便来到这里等候。冬天，有的人凌晨4点就在门口等候了。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还是红色联络站，运河西的游击纵队经常到此。有一次，一个人来侦察敌情，被伪军发现，全城封锁追捕他。他急忙跑到澡堂子，澡堂主人把他隐蔽起来，掩护他。第二天凌晨，又带他渡过河去。

百年澡堂，爱国情怀。1947年，澡堂店主让儿子孙秀岗参加了解放军，1978年孙子孙红旗参了军，2008年重孙孙磊也参军入伍了。

爱国二字记心间，代代有人把军参。孙家澡堂还曾有一段荣耀的历史。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傍晚路过此地，听说有家用运河水的澡堂子，便身着微服上岸，吃完小吃后，又来洗澡，甚是满意。临离开时，随从才告诉澡堂子主人真相，从此，澡堂改名为“御龙澡堂”，一叫便是200年。

1958年后，澡堂改叫“桑园镇浴池”。御龙澡堂经过了清朝、民国、新中国，200多年的历史，成了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字号”，也是桑园人记忆最深的一个地方。曾有五代人经营，晚期的掌柜叫孙荣三，姐妹兄弟6个，他排行老四。人们都喜欢称他“孙四爷”。他总是笑哈哈地与人打招呼。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他把澡堂子交给集体管理。

1974年，他72岁时，因病去世，御龙澡堂子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晚辈把这里交给了西街大队经营。后来，运河水渐渐少了，并且被污染，有时还干涸。1985年，澡堂子在经营了249年时，停业了。一晃过去30多年了，人们还是非常怀念它。如今，澡堂旧址改造成了文化广场，业余京剧爱好者逢周二周五下午在此唱京剧，观众达百人之多。老人们喜欢聚集到这里闲坐、聊天。那棵历经沧桑的老枣树，仍守护着这片家园。诉说着这里曾经的繁华和品位，唤起不灭的记忆。

孙四爷的女儿，72岁的孙秀芳，64岁的孙子孙红旗，是他们介绍了这段历史。